

論《祖庭事苑》之成書、版本與體例 ——以卷一之《雲門錄》為中心*

黃 繹 勳

中華佛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要：

《祖庭事苑》為北宋睦庵善卿（活躍於 1088–1108 年間）所著，共八卷，為中國最早之禪宗辭書，全書係針對雲門文偃（864–949）、雪竇重顯（950–1052）等其他禪師之十八種語錄或著作的內容，以辭書的形式，共匯集了二千四百餘條目，校勘這些典籍文中訛誤之字形，牒釋深難之語義、字音，並揭示條目之典據事緣，因此，《祖庭事苑》可作為現代人閱讀這些禪宗典籍之輔助。但是，由於《祖庭事苑》成書之時間，距今亦已有約九百年之時空、語文和文化差異，若不以現代研究之方法處理，對

* 收稿日期：2006.08.24，通過審查日期：2006.09.30。
感謝二位匿名審查者寶貴之修訂意見。

現代讀者而言，在閱讀及使用《祖庭事苑》時，著實有很大的困難。

本論文為筆者《祖庭事苑》完整計畫之先行基礎研究，文中包括《祖庭事苑》作者生平與寫作動機之探討、作序者與初次開版者新的發現和各版本於日本的演變，並以其卷一所牒釋的第一部禪宗典籍—《雲門錄》為例，分析《祖庭事苑》條目之體例。《祖庭事苑》之體例與目前頗受佛教漢語研究學者所注意的玄應（活躍於 645–656 年間）與慧琳（生於 737 年）的《經音義》之類的釋文體例相似，詞條可包含詞目、正形、注音、釋義、引證和案語六項內容。

筆者希望透過本論文的呈現，奠定將來深入探討《祖庭事苑》所牒釋之禪宗典籍的基礎，發揮其輔助解讀禪宗典籍的特殊貢獻。此外，筆者亦希望在經過以現代學術方式整理和分析《祖庭事苑》的內容之後，能提供從事中國語言文字或唐宋代文化現象等研究之學者新的研究材料。

關鍵詞：

祖庭事苑、睦庵善卿、雲門錄、禪宗典籍、禪宗語詞

A Study of the *Zuting Shiyuan* with Special Focus on its Annotation of the *Yunmen Lu*

Yi-hsun Huang

Assistant Researcher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Abstract :

The *Collections of Topics from the Garden of the Patriarchs* (*Zuting shiyuan* 祖庭事苑) is an eight-fascicle reference work compiled by Muan Shanqing 睦庵善卿 (active 1088–1108)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Its format resembles that of a dictionary, although entries are arranged by source material. It contains more than 2,400 entries of difficult terms used in eighteen Chan texts, including *Records of Yunmen* (*Yunmen lu* 雲門錄) and *Xuedou's Verses on Old Cases* (*Xuedou songgu* 雪竇頌古). Thus, it is an excellent supplement for understanding those Chan texts. Nonetheless, the

Zuting shiyuan itself needs to be studied because it was compiled almost 900 years ago.

Serving as the foundation for a larger project, this paper is a general study of the *Zuting shiyuan*. It examines the author's life and motivation, the structure of the text,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is text was first publish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various versions in Japan. This paper primarily analyzes the text's 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 and methodology, using entries from the first text it annotates, the *Yunmen lu*. In the *Zuting shiyuan*, each entry may contain six types of information: the entry term itself, correction of incorrect characters, pronunciation, explanation of the meaning, quotation as proof, and the author's personal note. However, not every entry contains all six items.

Based on this general study, the author will continue to work on each Chan text annotated in the *Zuting shiyuan*. It is the author's hope that the *Zuting shiyuan* may be effectively used as a supplement for understanding Chan texts, and its contributions be fully valued. Furthermore, the author also hopes that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Zuting shiyuan* will provide new material for the studie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cultur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Key Words:

Zuting shiyuan, Muan Shanqing, *Yunmen lu*, Chan texts, Chan terminology

一、前言

《祖庭事苑》為北宋睦庵善卿（活躍於 1088–1108 年間）所著，共八卷，為中國最早之禪宗辭書，全書係針對雲門文偃（864–949）、雪竇重顯（950–1052）等其他禪師之語錄或著作的內容，以辭典的形式，共匯集了二千四百餘條目，校勘這些禪宗典籍文中訛誤之字形，牒釋深難之語義、字音，並揭示詞目之典據事緣。《祖庭事苑》於中國佛教典籍分類中，常被視為禪林初學廣為使用的辭書之一，其內容亦屢為後代如《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禪苑蒙求》、《敕修百丈清規》、《翻譯名義集》和日僧無著道忠（1653–1745）所撰《禪林象器箋》等典籍所引用。¹

對於中國禪宗之學術研究而言，《祖庭事苑》亦具極高之價值，原由是在佛教文獻中，禪宗典籍是一類價值珍貴的智慧寶藏，但是，因禪宗典籍其特殊語文記載文體，再加上時間和地方文化的分隔之下，常常造成現代人理解其內容的困難。而這種解讀的困難，並非只是現代人才有的，《祖庭事苑》的出現就意謂著，宋朝人其實對唐代禪師雲門文偃、雪竇重顯等之語錄或著作，亦有困難理解，才會有善卿編集《祖庭事苑》之舉。

因此，對於《祖庭事苑》在中國佛教中，常只被當作普通禪學辭典使用，筆者甚感可惜，現代人若能將之用於輔助閱讀其所牒釋之語錄，便更能發揮《祖庭事苑》之獨特功能。此外，在現

¹ 見《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大正藏》冊 48，頁 193 上 20–21、《禪苑蒙求瑤林》，《卍續藏》冊 87，頁 53 下 22–24、《敕修百丈清規》，《大正藏》冊 48，頁 1131 上 2–5、《翻譯名義集》，《大正藏》冊 54，頁 1089 上 27–28 和《禪林象器箋》，《現代佛學大系》6，頁 1 上 14、頁 24 下 1。

代禪學學術研究中，除了日本學者永井政之早於 1973 年曾發表過一篇專文〈祖庭事苑の基礎的研究〉，將《祖庭事苑》之組織與內容作過基礎之介紹外，就無其他專文或專書的研究，而且永井的論文又另以華嚴學為議題，探討澄觀（738–839）之禪教思想，該論文除了對於《祖庭事苑》之條目體例與內容的分析不夠深刻以外，以澄觀之華嚴學為其探討議題，亦稍嫌偏離了善卿編集《祖庭事苑》之初衷。²

本論文為筆者從事研究《祖庭事苑》完整計畫之基礎，擬先對《祖庭事苑》之作者、作序者、開版者和版本的演變與組織作探討，提出筆者對作序者和開版者資料新的研究發現，並以《祖庭事苑》中牒釋《雲門錄》之條目為例，分析《祖庭事苑》條目之體例與內容，最後，討論在學術研究上運用《祖庭事苑》輔助解讀《雲門錄》之優缺點。

二、《祖庭事苑》之簡介

《祖庭事苑》之作者為睦庵善卿，其序係由四明苾芻法英（約生活於 1050–1131 年間）所書。以往由於資料搜尋方式之限制，學者對於這二人之生平資料皆所知有限，³ 但本論文對作序者法英和《祖庭事苑》之開版者有新的發現。

（一）《祖庭事苑》之作者、作序者和開版者考

《祖庭事苑》作者善卿之生平，除了《祖庭事苑》序中之略

² 永井政之，〈祖庭事苑の基礎的研究〉，《駒沢大学仏教学部論集》第 4 卷，頁 76–93。

³ 如永井於其論文中說寫序的四明法英身份不明，只能確定法英是禪者，參其〈祖庭事苑の基礎的研究〉，頁 78。

傳內容以外，並無其他禪宗文獻記載，可幸的是，《祖庭事苑》之作序者法英曾扣問善卿「述作之由」，因而於序中，記有善卿親述其編集《祖庭事苑》之動機與目的。⁴

根據善卿之略傳所述，⁵ 善卿為其名號，他俗姓陳氏，字師節。善卿生於東越，宋朝時之東越，應為今之浙東地區。⁶ 善卿自幼便出家，師事開元慈惠（生卒年不詳），之後四處雲遊訪道。善卿之師開元慈惠生平不詳，善卿之傳承因而亦不詳，但於《祖庭事苑》中，當善卿釋「單傳」一詞，提到禪宗時，他稱之為「吾門」，因此，可以確定善卿為禪門中人。⁷

元符中（1098–1100），善卿因其母親年老不忍遠遊，而歸隱故里，並命所居之處為「睦庵」。命名之由來是因以前睦州（約於今之浙江建德），⁸ 有一陳尊宿（792?–895），其親老無所歸，他使用蒲織成鞋而鬻賣，以奉養親老。善卿慕其德行，故將所居之處命為「睦庵」，因此，善卿又稱為睦庵善卿。⁹

⁴ 《祖庭事苑》，《大藏新纂卍續藏經》冊 64，頁 313 上 18–23。《大藏新纂卍續藏經》以下略稱為《卍續藏》，本文所引用之《卍續藏》為東京國書刊行會，1989 年出版，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影印。

⁵ 本文以下所引述善卿之略傳內容，參《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3 中 7–10。

⁶ 東越於中國歷代地理區域之劃分，可能為閩東或浙東地區，因此，永井於其論文說善卿出生於福建，但是，北宋在浙江設立兩浙路，下設 11 個州，其中越州約包括今之浙江紹興，其師開元慈惠雖生平不詳，但五代時，有一開元寺位於今之紹興。此外，其文後提到善卿歸隱故里，並提到睦州，兩地應相距不遠，而睦州亦約於今之浙江建德，因此，筆者認為此處之東越應指今之浙江地區，而非福建，參永井，〈祖庭事苑の基礎的研究〉，頁 78、鈴木哲雄，〈浙江江西禪宗史蹟訪錄〉，頁 27 和譚其驥，〈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頁 24–25。

⁷ 善卿於《祖庭事苑》中說：「以默坐為禪，斯實吾門之啞羊爾。」參《卍續藏》冊 64，頁 379 上 4 和永井，〈祖庭事苑の基礎的研究〉，頁 78–79。

⁸ 參譚其驥，〈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頁 24–25。

⁹ 此睦州陳尊宿之傳記可見於《五燈會元》，《卍續藏》冊 80，頁 100 下 24–102

但是，善卿雖於元符年間歸隱故里，《祖庭事苑》序之作者法英又說大觀二年春（1108），法英寓於「都寺之華嚴」時，¹⁰ 見到了善卿，善卿將其手書《祖庭事苑》讓其過目，可見善卿雖於元符中歸隱故里，但於大觀二年，曾到過「都寺之華嚴」。法英盡讀《祖庭事苑》後的評語為：「見其筆削敘致，動有師法，皆可考據。」有關此評語，學者永井已統計出，《祖庭事苑》中僅以明確注記其引述出處典籍者而言，善卿總共引用了 247 種外典和 85 種內典。¹¹ 法英在讀完《祖庭事苑》，對其著述引據的內容頗為肯定後，便詢問善卿述作之動機。

善卿自述其編寫《祖庭事苑》之原因時說，¹² 往昔他四處雲遊叢林時，有時遇有大宗師陞堂或得入室請益。這些宗師會讓學人記誦雲門、雪竇等諸家禪錄，示眾時，便舉其內容，為學人演說其緣。但是，有些學人僅得其糟粕，並在相互傳授這些內容時，若有「援引釋教之因緣，儒書之事蹟」的地方，往往因不明其源流，就「妄為臆說」，這種情況，不僅讓有識之士感到可笑，並且還「誤累後學」。於是，為了杜絕此弊，善卿便開始：¹³

獵涉眾經，徧詢知識，或聞一緣，得一事，則錄之於心，編之於簡。而又求諸古錄，以較其是非，念茲在茲，僅二十載，總得二千四百餘目。

下 5，並參馮學成，《雲門宗史話》，頁 18-23。

¹⁰ 「都寺之華嚴」之地理位置，將於下文論述法英之生平時探討。

¹¹ 參《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3 上 17-18 和永井，〈祖庭事苑の基礎的研究〉，頁 80。

¹² 以下善卿解釋述作原因之內容，引自《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3 上 18-23。另外，筆者稱此段為善卿之自述，是根據文中有「以力扶吾道」和「由吾《事苑》而啟焉」二句所判斷之推論。

¹³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3 上 23-中 2。

由此可見，善卿應於大觀二年（1108）之前二十年，就開始著手收集校刊各語錄典籍不同之古本，博覽群經，遍訪善知識，將所收得之資料編錄於《祖庭事苑》中，歷時二十年而成。

而且，善卿也非常坦白地反省說，這種於諸家禪錄中，費心校勘其文字的訛誤，深究事緣典故的編著方式，是「深違達摩西來傳心之意」的作為，可是，他希望明達之士不要以此為限，而能「推一而適萬，會事以歸真」，如此《祖庭事苑》的貢獻就非僅是小小的補益。另外，善卿期望藉由閱讀《祖庭事苑》，學人至少可「詆斥嫚罵」，更進一步地，藉由《祖庭事苑》的啟發，學人能體會語言文字以外之深意，因而力扶禪道，就是件非常可喜可愕之事。¹⁴

當善卿有緣將《祖庭事苑》交與四明苾芻法英過目時，法英表示他少時便讀了《祖庭事苑》所牒釋的第一部禪宗典籍—《雲門錄》，法英當時就懷疑其所讀的《雲門錄》有文句脫誤之處，他希望尋求其他版本的《雲門錄》來比較，卻苦於未暇而置之。由此看來，法英亦知《雲門錄》另有他本，且其所見之本有脫落訛誤之處，法英雖以「吾宗印寫傳錄率多舛謬者，蓋禪家流清心省事，而未嘗以文字為意」來解釋《雲門錄》文句脫誤的理由，但法英非常高興得見善卿於《祖庭事苑》中用他本來勘正《雲門錄》，法英因此「壯其言，而奇其志」，所以決定為《祖庭事苑》作序。¹⁵

經筆者考證，此作序者四明法英應是《建中靖國續燈錄》（1101）中之「明州大梅祖鏡禪師」，亦同為《嘉泰普燈錄》（1204）

¹⁴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64，頁313中2-6。

¹⁵ 同上註，頁313上5-14。

中之「慶元府大梅祖鏡法英禪師」，筆者推論之理由分述如下。¹⁶ 首先，《嘉泰普燈錄》中有法英詳細之傳記，法英為鄞縣人，鄞縣約於今之浙江寧波，法英另外並於各燈錄中冠有明州、慶元府大梅和四明等別號，這些別號皆為地名。宋朝時之明州即於今之浙江；慶元府即於今之浙江寧波，大梅即於慶元府中；四明為四明山之簡稱，於今浙江鄞縣西南方，天台山北方山麓一帶。¹⁷ 因此，這與《祖庭事苑》序之作者稱自己為「四明苾芻法英」，姓名與活動地點相符。

其次，《嘉泰普燈錄》記法英為雲門派下，將其傳承從《景德傳燈錄》、《天聖廣燈錄》連結到《續傳燈錄》，正如《嘉泰普燈錄》所述：法英嗣鑑韶（生卒年不詳），韶嗣泐潭懷澄（生卒年不詳），澄嗣五祖師戒（生卒年不詳），師戒為雲門文偃的法孫，以簡圖列之如下：¹⁸

雲門文偃→雙泉師寬→五祖師戒→泐潭懷澄→
九峯鑑韶→法英

此傳承相符於法英在《祖庭事苑》序中，特別提及：「達摩五百年而生雲門」，又年少即讀《雲門錄》，顯示出他與雲門之關係密切。¹⁹

¹⁶ 《建中靖國續燈錄》，《卍續藏》冊 78，頁 629 上 23-24 和《嘉泰普燈錄》，《卍續藏》冊 79，頁 274 上 11-12。

¹⁷ 參《嘉泰普燈錄》，《卍續藏》冊 79，頁 320 下 10 和頁 320 下 16、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頁 24-25 和中央研究院「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網站 <http://cts.sinica.edu.tw/searches.php?lang=zh-tw>, 4.10.2006。

¹⁸ 《嘉泰普燈錄》夾註說：「韶嗣泐潭澄，澄嗣五祖戒，戒取雲門為的孫」，《卍續藏》冊 79，頁 274 上 11-12。

¹⁹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3 上 9 和頁 313 上 12-13。法英另一件與禪宗相關之作為是，杭州僧元照（1048-1116）曾持《淨土集》，稱是唐慈

再者，依《嘉泰普燈錄》所述，²⁰ 法英逝於紹興初（約 1131），壽八十餘，因此其生卒年約為 1050 到 1131 年間，這時間皆跨《祖庭事苑》序中所提到的時間點，如元符中（1098–1100）和大觀二年春（1108）。尤其是法英說大觀二年春，他寓居於「都寺之華嚴」時，見到睦庵善卿和其手書《祖庭事苑》。此「都寺之華嚴」，筆者推斷應為當時北宋之國都—汴京中的華嚴寺。²¹《嘉泰普燈錄》中亦記法英曾「出游京雒，所至道俗爭迎」，因此，法英與善卿曾於汴京的華嚴寺相遇，故而結下法英為善卿《祖庭事苑》寫序的因緣。²²

最後，亦即是最直接相關的證據是，《嘉泰普燈錄》中說法英到了汴京後與「仲爰以道見交」，仲爰（1054–1123）即趙仲爰，為趙宋宗室，徽宗即位時（1101），拜建武節度使。²³ 趙仲爰與法英交往愈久就益敬之，進而奏請皇上賜法英紫衣和名號。²⁴ 而根據現存於日本的五山版《祖庭事苑》的跋文，《祖庭事苑》於大觀二年初版開雕時，開版的人就是趙仲爰，《祖庭事苑》的開版跋文

愍三藏所作，法英等十八人檢閱藏經無此典籍，並且認為《淨土集》之內容雖「以勸修淨業為名，意實毀謗禪宗指為異見著空之人」，乃列狀於郡，詰之元照以窮覈真偽，元照無以答其本之來源，州司故知其理窮，令收毀原本。參《佛祖統紀》，《大正藏》冊 49，頁 418b20–26 和伊吹敦，《禪の歴史》，頁 97。

²⁰ 《嘉泰普燈錄》，《卍續藏》冊 79，頁 320 下 10–321 上 12。

²¹ 有關華嚴寺與雲門僧人之記載，《建中靖國續燈錄》中記雲門僧人佛日禪師（活躍於 1101 年左右）曾住於東京華嚴寺，《卍續藏》冊 78，頁 739 中 7 和頁 739 中 11 和黃啟江，〈雲門宗與北宋叢林之發展〉《北宋佛教史論稿》，頁 250。

²² 《嘉泰普燈錄》，《卍續藏》冊 79，頁 320 下 14。

²³ 《宋史》中，與趙仲爰有關之簡短記載云：「仲爰嗣，徽宗即位（1100），拜建武節度使，為大宗正，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江夏郡王，徙節泰寧定武，檢校少保、少傅。宣和五年六月薨，年七十，贈太保，追封恭王。」《宋史》卷二百四十五〈列傳第四·宗室二〉。

²⁴ 《嘉泰普燈錄》，《卍續藏》冊 79，頁 320 下 15–16。

是他親自寫的，跋文末署名的頭銜是他擔任「建武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管勾宗子學士、上柱國」的官職。²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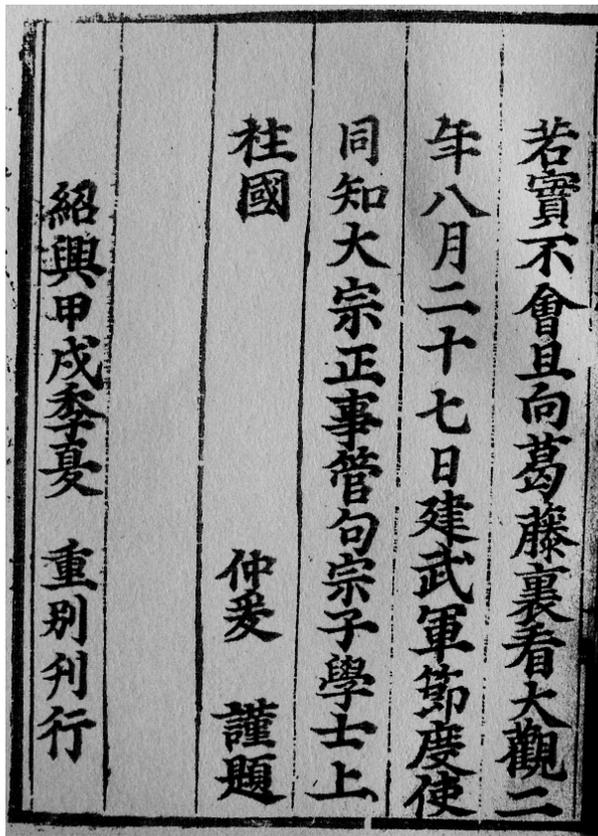
不過，開版者趙仲爰的名字在《卍續藏》的《祖庭事苑》裡看不到，僅在《祖庭事苑》之二古本中才能見到。趙仲爰的名字可見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五山版《祖庭事苑》跋文的最末一句——「仲爰 謹題」（見下文附圖一），而京都大學附屬電子圖書館所藏寬永活字版《祖庭事苑》的跋文中雖無「仲爰」二字，但有一段陰刻文字於一四角框印中，內容為一行四字，共二行篆刻體的「建武軍節度使之印」（見下文附圖二），仲爰的名字並夾於這二行字的中央。筆者之所以注意到此段陰刻文字，必須感謝學者永井的貢獻，他在論文中首先對此段陰刻文字提供了非常寶貴的資料內容，但是，由於永井於其文中，可能僅運用寬永活字版的《祖庭事苑》，並誤判仲爰的名字為「仲奚」，因此他在論文中無法確認趙仲爰的身份，也因此無法將趙仲爰與法英和《祖庭事苑》的關係連結討論。²⁶

但是，這其中尚有目前未能解的問題，首先，仲爰於其跋中說：「正宗爲之序，其說甚詳。」此處「正宗」應即指作序的法英，但是，從現存有限的文獻資料來看，我們沒有見到法英又號「正宗」的記載。再者，仲爰說要求他為《祖庭事苑》開版的人是一

²⁵ 五山版《祖庭事苑》跋文中趙仲爰的官職，見下文附圖一，其中「管勾宗子學士」疑應作「管勾宗子學事」，因《宋史》中僅見「宗子學事」，而且「管勾」又可作「管勾」，宋朝常作「管勾……事」，意指其負責管理某事，參 Charles O.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p. 286a。寬永活字版和《卍續藏》《祖庭事苑》則僅作「建武軍節度使、同知大宗子學事、上柱國」，見下文附圖二和《卍續藏》冊 64，頁 434 上 19。

²⁶ 永井，〈祖庭事苑の基礎的研究〉，頁 76-77。「奚」的篆刻書體通常作如「奚」，而非如寬永活字版《祖庭事苑》之陰刻文字所示，參《中國篆刻大字典》冊 2，頁 1014-1015 和下文附圖二。

位稱爲「九江道嵩禪客」的人。這位九江（約於今之江西）道嵩禪客知道仲爰熟悉禪宗叢林，而且篤信禪道，因此把《祖庭事苑》給仲爰看，希望他將之傳諸于世。²⁷ 由此看來，仲爰見到的《祖庭事苑》已有序，但是，這位九江道嵩禪客爲何人，與法英是否有關聯，以及五山版和寬永活字版《祖庭事苑》的跋文末句內容差異爲何如此之大，目前因資料之缺乏，這些問題皆需待日後繼續追查探討。²⁸



附圖一：

日本室町時代（1338—1573）初期 五山版
趙仲爰跋末頁

（此文獻收藏於日本
國立國會圖書館）

²⁷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434 上 15-16。

²⁸ 現今唯一可知的是，五山版《祖庭事苑》有二相異版型，本論文所使用之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藏寬永活字版《祖庭事苑》覆刻之五山版與日本國會圖書館藏五山版相異，但是，為何會有二相異版型的五山版《祖庭事苑》，目前無資料可提供線索，參駒澤大學圖書館編，《新纂禪籍目錄》，頁 268 和下文有關《祖庭事苑》版本之探討。



附圖二：

日本慶長—寬永年
(1596–1644) 中村長
兵衛刊 木活版
趙仲爰跋末頁

(此文獻之電子圖像
為日本京都大學所製
作)

(二)《祖庭事苑》之版本與組織略述

《祖庭事苑》於中國宋朝大觀二年（1108），由趙仲爰首次開版。之後，九頂澄公（生卒年不詳）於紹興二四年（1154）年，重新刊行。而根據駒澤大學圖書館所編《新纂禪籍目錄》之記載，日本水戶彰考館原藏有紹興二四年《祖庭事苑》的重刊本，不過，學者永井於其論文中說，此本已在戰火中燒毀。²⁹

根據永井所述，目前在日本可見到最早的《祖庭事苑》古本為覆宋本五山版，覆刻於日本室町時代（1338–1573）的初期。五山版是指日本鎌倉時代（1192–1333）和室町時代，鎌倉五山（建長、圓覺、壽福、淨智和淨妙五寺）和京都五山（南禪、天龍、建仁、東福和萬壽五寺）為中心的刻版印本，五山版主要以翻刻

²⁹ 參駒澤大學圖書館編，《新纂禪籍目錄》，頁 268 和永井，〈祖庭事苑の基礎的研究〉，頁 77。

禪宗典籍爲主。現存之五山版《祖庭事苑》有兩種不同版型，並有多個傳本分布收藏於各處，但是，因爲五山版《祖庭事苑》都沒有刊記，因此，對此版究竟確實爲何年，由那一座寺院刊刻，無更詳細之資料可述。³⁰

之後，陸續延襲這五山版《祖庭事苑》重刻的還有：日本寬永年中（1624–1644）京都中村長兵衛所刊的活字版，正保四年（1647）的木活版和寶曆八年（1758）的町版（參下頁《祖庭事苑》主要版本之流演略表）。較早期及重要的寬永活字版《祖庭事苑》有一陰刻刊記，表示此版是由京都一家稱爲「中村長兵衛」的書肆所刻印，其刊記雖無確切刻印年代，但記有其址爲「洛陽富小路通讚州寺町」，此版仍有十多個傳本存於日本各收藏處。³¹此外，根據《新纂禪籍目錄》所記載，天保年間（1830–1844）有小山田與清所編《祖庭事苑》的索引，藏書於水戶彰考館，可惜此索引亦燒毀於戰火中。³²

由上可知，《祖庭事苑》自中國流傳至日本後，於室町時代初期起，就爲當時屬五山系的寺院選擇刻版印行，之後每隔一段時間，就陸續有書肆或私人重新刻版，顯見日人對《祖庭事苑》的重視，這亦是我們今日仍得以讀到《祖庭事苑》珍貴內容的原因。

³⁰ 參永井，〈祖庭事苑の基礎的研究〉，頁 77；駒澤大學圖書館編，《新纂禪籍目錄》，頁 268；川瀨一馬，《日本出版文化史》，頁 94 及《增補古活字版之研究》上卷，頁 48–50 和嚴紹盪，《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頁 131–137。

³¹ 西洋活字印刷術早於 1590 年便由耶穌會士傳入日本，但影響範圍很小。活字印刷術是豐臣秀吉（1534–1598）於 1593 年征戰朝鮮時，透過朝鮮，習得中國印刷術之後才廣泛被運用，參川瀨一馬，《增補古活字版之研究》上卷，頁 129，頁 151，頁 337–339 和中卷，頁 767。

³² 參駒澤大學圖書館編，《新纂禪籍目錄》，頁 268；永井，〈祖庭事苑の基礎的研究〉，頁 77。

《祖庭事苑》主要版本之流演略表

刊刻年代	重要人物或地點
中國宋朝大觀二年（1108）	汴京趙仲爰開版
中國宋朝紹興二十四年（1154）	浙江九頂澄公重刊
日本室町時代（1338—1573）初期 （五山版）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日本駒澤大學圖書館之 禪籍善本圖錄
日本寬永中（1624—1644）（活字版）	日本京都中村長兵衛刊、 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藏
日本正保四年（1647）（活字版）	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藏
日本寶曆八年（1758）（町版） ³³	日本駒澤大學圖書館藏

筆者於本論文中研究使用之《祖庭事苑》二古本，一者為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日本室町時代（1338—1573）初期覆刻宋本的五山版影印本（附圖一），³⁴ 二者為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寬永年中（1596—1644）覆刻五山版《祖庭事苑》的活字版電子圖像（附圖二）。³⁵

此二古本，以版式而言，相同之處為有版框、板心、魚尾和白口，版心皆有書名「祖」之略稱加上卷之內容或卷次，如「祖目錄」和「祖一」，五山版的版心並刻有葉次。二古本相異之處為

³³ 町版為非敕版或官版之民間坊刻本，《広辞苑》，頁2412d。

³⁴ 五山版《祖庭事苑》有另一版型，可見於駒澤大學圖書館之禪籍善本圖錄 http://www.komazawa-u.ac.jp/~toshokan/zenseki/html_files/130.html，但可惜該網頁只提供二頁的內容。此版半葉八行，每行大字14或15字，每行小字注雙行，每行24字，且書末趙仲爰之跋文為雕版陰刻。

³⁵ 此版之電子圖像全文可見於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祖庭事苑》古本，其網址為：<http://ddb.libnet.kulib.kyoto-u.ac.jp/exhibit/t022/t022cont.html>, 4.11.2006.

五山版《祖庭事苑》的版框為左右雙邊、有界行、行款為每半葉 5、6、8 行不等（每行 13 或 16 字不等）和上單魚尾及下雙魚尾（對魚尾）。寬永活字版《祖庭事苑》的版框為左右或四周雙邊不等、無界行、行款為每半葉 8 行（每行小字 24–27 字不等）和雙魚尾（對魚尾）。二本版型最大之差別在於附於書末的趙仲爰之跋文，寬永版此處跋文是以雕版陰刻製成，而非活字版。若以二古本之內文而言，除了前所述仲爰之跋文和書體稍異以外，筆者計畫將來把這些校勘細節包含於《祖庭事苑》研究的資料篇中。³⁶

而現今最容易見到和使用之版本，當屬《卍續藏》之《祖庭事苑》，根據學者永井的說法，此版是來自「渡邊千秋藏書」，雖其所依底本之情況不明，但應是延襲木活版之後所刊的版本。³⁷ 台灣現代重新排版並加上新式標逗的版本，雖有《佛光大藏經·禪藏·雜集部》中的《祖庭事苑》，但是，此版惜無索引與無詳盡之註解。³⁸

接下來，有關《祖庭事苑》的組織架構，《祖庭事苑》書首有四明法英序，序中並包含睦庵善卿之略傳，其所牒釋之語錄，若將屬同一語錄之上、下卷或前、後錄合併一種來算，善卿共註解了 18 種禪籍；若依其原本題名，分開來算，則為 21 種。另外，《祖庭事苑》卷八亦收有釋名識辨、語緣和雜誌，卷尾並有《祖庭事苑》開版和再刊之題跋，詳細題名如下所列。³⁹

³⁶ 有關古籍版式之術語，請參考陳先行，《古籍善本》，頁 267。有關此二古本之文字內容差異，如五山版第八卷末僅作「祖庭事苑八」，寬永版則作「祖庭事苑八終」。

³⁷ 參其論文〈祖庭事苑の基礎的研究〉，頁 78。

³⁸ 《佛光大藏經·禪藏·雜集部》，高雄縣：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1994 年。

³⁹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3 中 16–下 15。

• 《祖庭事苑》各卷之內容

第一卷

四明法英序、睦庵略傳

《雲門錄》上、《雲門錄》下、《雲門室中錄》、
《雪竇洞庭錄》、《雪竇後錄》

第二卷

《雪竇瀑泉集》、《雪竇拈古》、《雪竇頌古》

第三卷

《雪竇祖英集》上

第四卷

《雪竇祖英集》下、《雪竇開堂錄》、《雪竇拾遺》

第五卷

《懷禪師前錄》、《懷禪師後錄》、《池陽百問》

第六卷

《風穴衆吼集》、《法眼錄》

第七卷

《蓮華峯錄》、《八方珠玉集》、《永嘉證道歌》

第八卷

《十玄談》、釋名識辨、語緣、雜誌

題跋：大觀二年（1108）八月建武軍節度使仲爰之跋

紹興二十四年（1154）盡庵比丘師鑒之再刊跋

紹興二十四年（1154）六月玉津比丘紫雲之後序

由上可知，《祖庭事苑》從卷一到卷五，是以雲門派下禪師之典籍爲主，卷六以後包含了臨濟、法眼和其他宗派的祖師，這些禪宗典籍現今有存有佚，或部分可散見於各燈錄和《古尊宿語錄》

中，筆者計畫將來繼續透過《祖庭事苑》對這些禪宗典籍一一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三、《祖庭事苑》與《雲門錄》之文獻關係

《祖庭事苑》之篇幅共八卷之多，因此本文以其首先牒釋的《雲門錄》為例，介紹《祖庭事苑》之條目，並以學者 Urs App 之博士論文研究成果，略述《祖庭事苑》與《雲門錄》的關係，App 之研究發現目前《大正藏》中之《雲門匡真禪師廣錄》，是由原本形成於不同時間的內容所匯集編訂而成的。⁴⁰

因此，對於學者企盼能獲知《雲門錄》早期之編集情況而言，宋初就見到了《雲門錄》的善卿所牒釋《雲門錄》條目的順序，是非常珍貴的資料。App 仔細列表比對《祖庭事苑》的詞目與今《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之內容後發現，善卿所注釋之詞目多落於今《雲門匡真禪師廣錄》的卷上和卷中，出現於卷下的詞目只有五條。⁴¹

此外，根據 App 所述，從《祖庭事苑》之內容來看，首先，善卿牒釋《雲門錄》之當時，有一古本，並且以天衣義懷(989–1060)所修訂的「天衣古本」(又稱「懷和尚本」)為校本。善卿有一段

⁴⁰ Urs App, “Facets of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Chan Master Yunmen Wenyan (864–949),” Ph.D. dissertation for Temple University, 1989。今《大正藏》冊 47 中之《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之底本為德富猪一郎氏藏的五山版，校本為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刊增上寺報恩藏本古尊宿語錄，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五山版和寬永十七年(1640)刊大谷大學藏本，《大正藏》冊 47，頁 544，註 3。

⁴¹ 《祖庭事苑》的詞目對應於今《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卷下的內容，出現於〈勘辨〉有三條，出現於〈行錄〉有二條，參 App, “Facets of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Chan Master Yunmen Wenyan (864–949),” pp. 72–79.

引述天衣義懷的序說：⁴²

見懷禪師重修《雲門錄》，與今摹印者頗殊。師製序引云：「大師諱文偃，嗣雪峯存禪師。其初，廣王劉氏命住韶州靈樹，後遷居雲門，賜號匡真。演化五十餘載，去此一百三十祀，乃有陞堂、舉古、垂代言句。抑有示者流落華夏禪叢，好事者集而摸板焉。丞數因禪人入室請益，頗見語句訛謬，因緣差錯……乃援筆修之，刪繁補闕，遂成其秩。庶使游聖門者，必升⁴³堂奧；適大道者，罔惑多歧。子辭藻素謬慚，非作者之文，直筆撫實，聊序其由，哲者無為文字之累矣。時皇祐五年五月望日，住秋浦景德禪院傳法沙門義懷述。」

由上可知，義懷作此序於皇祐五年（1053），距離雲門去世之時約104年，他見到一《雲門錄》古本，但是評其內容「語句訛謬，因緣差錯」，故而「刪繁補闕」重修之。

學者 App 因而推斷，到善卿的時代，《雲門錄》至少有《雲門錄》古本與義懷所修訂的「天衣古本」，這些古本今皆不存，又因善卿如上云：「見懷禪師重修《雲門錄》，與今摹印者頗殊」，所以，可以確定的是善卿的底本與義懷的「天衣古本」有異，因此善卿才會以義懷的「天衣古本」為校本，但是目前無足夠資料判

⁴²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39 上 2-15。

⁴³ 《卍續藏本》本作「外」，但加註說此「外」字疑應作「升」，參《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39 下 3，註 1。經作者查對五山版《祖庭事苑》亦作「升」，因此於本文中修正之。

斷善卿所用的底本與義懷所見《雲門錄》古本相同或相異。⁴⁴

《祖庭事苑》中善卿牒釋的《雲門錄》共有 209 條目，經由比對與目前《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之內容，可以看出目前之《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已多處從善如流地採用善卿所校勘之訛誤字形，但是，亦有《雲門匡真禪師廣錄》編者經由判斷後認為善卿之校勘不是正確的，或是編者之疏漏，一些善卿認為是訛誤的字形，仍存於今之《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中。⁴⁵

綜而言之，由於 App 的研究，使我們了解《祖庭事苑》對《雲門錄》版本與《雲門匡真禪師廣錄》的編集提供了珍貴資料，學者將來繼續討論雲門的思想時，若能更進一步地利用《祖庭事苑》對現今《雲門匡真禪師廣錄》的內容作校勘和解讀，必然有實質之助益。

四、《祖庭事苑》之體例—— 以卷一之《雲門錄》為例

《祖庭事苑》之體例與目前頗受佛教漢語研究學者所注意的玄應（活躍於 645–656 年間）與慧琳（生於 737 年）的《經音義》之類的釋文體例相似，⁴⁶ 皆以詞條列述的方式編著，詞條內容可

⁴⁴ 參 App, “Facets of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Chan Master Yunmen Wenyan (864–949),” p. 237。善卿於《祖庭事苑》曾述及：「見古本」（《卍續藏》冊 64，頁 408 下 22）、「按天衣古本作...」（《卍續藏》冊 64，頁 317 下 21）和「見懷和尚本」（《卍續藏》冊 64，頁 321 上 14）。善卿所用底本的版式，App 並有詳細之描述，參其博士論文，頁 44。

⁴⁵ 有關《祖庭事苑》中，善卿校勘之《雲門錄》訛誤字形之詳細敘述，請參下文「正形」之內容。

⁴⁶ 參徐時儀，《玄應〈眾經音義〉研究》、《慧琳音義研究》，和姚永銘，《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

包含詞目、正形、注音、釋義、引證和案語六項，⁴⁷ 但每一詞條之下並非六項皆具，順序也不一，下文僅依此六項，並以《雲門錄》為範圍，分別說明《祖庭事苑》之條目內容。

（一）詞目

善卿於《祖庭事苑》所列之詞目，有單字、雙字、三字、四字和五字，詞目非按字數累進方式安排，而是依其所牒釋之《雲門錄》文句順序為次序，因此，單字、雙字、三字、四字和五字之詞間雜，其中以雙字最多，而且善卿傾向將《雲門錄》文中，原非為雙字的文句，於《祖庭事苑》擇取為雙字，如「破凡」一詞，於《雲門匡真禪師廣錄》為「破凡夫」；⁴⁸ 又，「蹤橫」一詞，於《雲門匡真禪師廣錄》為「七縱八橫」；⁴⁹ 或是如「止啼」一詞，便是將一段故事，以雙字詞略之代表。⁵⁰

《祖庭事苑》其他的條目，單字詞的詞目，有如「這」和「嘎」；⁵¹ 三字詞目，如「滅胡種」和「隔羅縠」；⁵² 四字詞目，如「二祖

⁴⁷ 參徐時儀《慧琳音義研究》，頁 59。徐時儀於該書介紹《慧琳音義》的體例時，用「書證」一詞，但於討論內容中用「引證」一詞，頁 63，由於善卿引證時不全採自書籍，本文選擇用「引證」一詞。另外，徐時儀於其《玄應〈眾經音義〉研究》中指出，釋詞語多包含詞目、正形、注音和釋義四項，頁 32，本文採用其較完整之說法討論。

⁴⁸ 「破凡夫」意為破凡夫之見，《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21 中 7 和《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大正藏》冊 47，頁 555 下 22。

⁴⁹ 善卿所見《雲門錄》作「蹤」，善卿認為應「當从糸，作縱」，《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22 中 13-14。今之《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已修訂為「縱」，《大正藏》冊 47，頁 560 上 6。

⁵⁰ 善卿以「止啼」一詞代表嬰兒啼哭之時，父母以楊樹黃葉而語之言：「莫啼！莫啼！我與汝金。」嬰兒便止不啼，但是楊葉實非金也，《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4 中 6-9。善卿並說此故事典故出於《涅槃經》，此故事今可見於《大般涅槃經》，《大正藏》冊 12，頁 485 下 10-13。

⁵¹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5 中 23-24 和頁 316 上 6-7。

⁵² 同上註，頁 316 中 16-下 5 和頁 316 上 4-5。

償債」和「文殊解脫」；⁵³ 五字詞目，如「夜叉說半偈」和「老兒作歌舞」。⁵⁴ 這些詞目皆是善卿將一段故事典故，以三到五字詞代表略之的情況。

若將《祖庭事苑》的詞目，參考徐時儀依現今辭書學理論分析，⁵⁵ 《祖庭事苑》的詞目包含了多種詞類，有聯綿詞，如雙聲的「劔利」和「蹢躅」，疊韻的「斗擻」和「朦朧」；⁵⁶ 合成詞之類，包含普通複詞，如「特石」和「商量」；⁵⁷ 專門名詞，如「玄鶴」、「五乘」和「晉鋒八博」；⁵⁸ 帶語助詞的「酌然」。⁵⁹

另外，較為顯著之類則為梵語音譯詞，如「怛薩阿竭」和「袈裟」。⁶⁰ 最後，《祖庭事苑》中亦包含有典故的詞目，如「待兔」、「對牛彈琴」、「穿楊」和「刻舟」。⁶¹

(二) 正形

如上文已述，善卿於《祖庭事苑》中，利用其他版本，修正其所見《雲門錄》字形訛誤其是重要目的之一，因此「正形」為《祖庭事苑》中佔最多條目內容的類型。善卿校勘的方法，首先

⁵³ 同上註，頁 317 中 2-11 和 320 上 5-9。

⁵⁴ 同上註，頁 319 下 13-320 上 2 和頁 320 上 23-中 2。

⁵⁵ 參徐時儀，《慧琳音義研究》，頁 59-60。

⁵⁶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7 上 15、頁 317 下 13-14、頁 319 上 6 和頁 320 上 21。

⁵⁷ 合成詞又稱複合詞，參陳新維、竺家寧，《語言學辭典》(增訂版)，2005 年，頁 84-85。《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6 中 6-7 和頁 318 下 5-6。

⁵⁸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5 上 11-16、頁 315 中 11-13 和頁 318 中 7-20。

⁵⁹ 同上註，頁 317 下 15-16。

⁶⁰ 同上註，頁 320 上 10-12 和頁 322 中 15-16，「怛薩阿竭」之梵語應為 *tathāgata*，「袈裟」之梵語應為 *kāsāya*，《梵和大辭典》(新裝版)，頁 522 和頁 347。

⁶¹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5 上 4-5、頁 316 上 16-19、頁 317 上 16 和頁 318 下 14-15。

會依校本，修正訛誤字形，如善卿所用之《雲門錄》底本中有「城地」一詞，善卿所見「它本」作「城池」，因此，善卿認為「城地」應改為「城池」，底本作「城地」是「筆誤」。⁶²

有時，善卿亦會舉《說文》、《博雅》與《三蒼詁訓》等字書，辨析其修正之理由，如「酌然」一詞，善卿認為應當作「灼然」，因為「灼然」之意為「昭灼」，善卿並舉《說文》說：「酌，盛酒行觴也」，因此，「酌然」的「酌」為「非義」。⁶³ 又如「死而不吊」一詞，善卿引《說文》曰：「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會毆禽獸。」⁶⁴ 故「吊」字應作「从人持弓」之「弔」，意為驅趕禽獸，守護葬者，所以，善卿認為「吊」為訛字，應改作「死而不弔」。

再者，如「舉覺」一詞，應當作「舉摧」，善卿引《博雅》說：「揚摧，都凡也」，即大略之意，所以「舉覺」應作「舉摧」。⁶⁵ 善卿另外並指出，禪錄常用的「這」字，是別事之詞，所以應當改作「者」字。「這」字在禪錄中，有時也作「遮」，善卿認為皆是「非義」，善卿並舉今已不存之《三蒼詁訓》說：這，「古文『適』字，今非此用」，這個說法與慧琳於《一切經音義》的判斷相符。⁶⁶ 現代學者對佛教典籍中的「這」字已頗有研究，根據學者竺家寧之總結，「這」字作為近指指示詞，也許是從作動詞「迎」或作

⁶² 同上註，頁 318 下 20-21。

⁶³ 同上註，頁 317 下 15-16。

⁶⁴ 段玉裁注曰：「古者人民樸質，飢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見《說文解字注》篇 8 上 37，頁 387 上-中。

⁶⁵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8 下 16 和清·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頁 198 中。《廣雅》為魏·張揖所撰，因避煬帝之名諱，改為《博雅》。

⁶⁶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5 中 23-24 和慧琳《一切經音義》：「《三蒼》：古文『適』、『這』二形同。」《大正藏》冊 54，頁 359 下 1。

副詞「適逢」演變而來，一般是認為從唐代，才開始有「這」字作為近指指示詞的用法。⁶⁷

而有些正形的條目，善卿只是提出修正，如「異儻」一詞，善卿認為應當作「異黨」，因為「黨」才是「輩、類」之意也，「儻」為「非義」。⁶⁸ 或，如「徒什麼」一詞中的「徒」，善卿認為應當作「圖」，因為「圖」才有「謀」之意。⁶⁹ 另外，善卿也會注出異體字，如「恁麼」，有時或作「什麼」，但是，應當寫作「甚麼」，才是「問辭」的意義。⁷⁰ 最後，善卿會辨析因形近而出現的訛字，如「頭頭物物傷」的「物物傷」，當作「惣不傷」，善卿認為這個錯誤是這幾個字的「形近之誤」也。⁷¹

最後，善卿亦依校本校勘其所持之本的脫字和衍字，並且非常詳細地列出板數、行數和字數，如《祖庭事苑》中云：「本來法『賞箇名，喚作本來法』，第六板第十三行上少八字，見懷和上本」，意謂與懷和上本比對後，善卿發現其所持本第六板第十三行上少「賞箇名，喚作本來法」八字。⁷²

今《大正藏》所收之《雲門匡真禪師廣錄》，採用善卿所校勘之訛誤字形的例子，有如《祖庭事苑》中「擗口」一條目，善卿認為「擗」字應當改作「劈」，因為「劈」為「破」之意，今《大

⁶⁷ 「這」字來源為「適」的各家解釋，請參竺家寧，〈佛經語言中「這」字的音義問題〉，發表於「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十一屆年會（IACL-11）」，日本名古屋，愛知縣立大學（2002年8月20-22日）。

⁶⁸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64，頁314中24。

⁶⁹ 同上註，頁320中21。

⁷⁰ 同上註，頁319中3-7。

⁷¹ 同上註，頁318下2。

⁷²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64，頁321上10-11），但是，今之《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仍無此八字，《大正藏》冊47，頁555中6。

正藏》版《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已修正為「師以拄杖劈口打。」⁷³ 但是，「冥濛」一詞，善卿認為當作「冥蒙」，因為「蒙，猶昧」也，⁷⁴ 今《大正藏》版《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仍作「冥濛」。或是，《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中有「龍潛師溺起自何來」一句，善卿認為「師溺」當改為「師匿」，意為「師子藏匿」，方能與「龍潛」相應，但《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仍作「師溺」。⁷⁵ 因此，對於現代人欲正確的解讀《雲門匡真禪師廣錄》的內容而言，《祖庭事苑》中善卿所提供的校勘內容，是非常值得參考的資料。

(三) 注音

《祖庭事苑》的注音方法多以反切法為主，如「大殺」一詞，善卿說其上字為「它蓋切」和下字為「所拜切」。⁷⁶ 或是，如「嘎」一字，善卿標出其反切為「所嫁切」，但因其「聲變」之故，善卿之時需借為「夏」音。⁷⁷

有時，善卿亦採用直音法，如「羸」，「音盈」。⁷⁸ 有的字則以直音法加聲調，如「拯，蒸之上聲呼」。⁷⁹ 另外，善卿亦會將反切法與直音法合用的情況，如「螂螻」一詞，注音為「上子悉切」，

⁷³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8 上 4 和《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大正藏》冊 47，頁 552 下 7。

⁷⁴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7 下 17 和《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大正藏》冊 47，頁 551 下 28。

⁷⁵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20 中 22)和《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大正藏》冊 47，頁 567 上 22-23。

⁷⁶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9 上 17。

⁷⁷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6 上 6。「夏」之中古音，為「胡雅」切，參李珍華，《漢字古今音表》，頁 315。

⁷⁸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5 下 3。

⁷⁹ 同上註，頁 317 下 18。

下音寮」。⁸⁰

此外，有一很特殊之發音，善卿列有「吉嘹」一條目，其內容如下：

吉嘹

下音料，北人方言，合音為字，吉嘹，言繳。繳，糾戾也。繳，其舌猶縮却舌頭也，如呼窟籠為孔，窟駝為窠也。

意為據善卿所了解「吉嘹」一詞，為北人方言。「合音為字」一句，即是將「吉嘹」合在一起唸為「繳」，為絲纏繞扭轉之意。而「繳」的唸法是「其舌猶縮卻舌頭也」，如呼「窟籠」為「孔」。

換言之，即將「吉嘹」合在一起唸為「繳」的合音唸法，是一種複聲母的結構，依聲韻學家竺家寧之分析，發音為「kl」屬帶舌尖邊音l的複聲母，而複聲母的結構雖已不存於現代漢語，卻存在於上古漢語，如「孔」發音為「窟籠」。⁸¹ 此資料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善卿為宋時人，而據其所知，北人方言仍有合音為字的情況，因此，《祖庭事苑》的注音內容亦是研究宋初漢語聲韻學珍貴的資料。

（四）釋義

善卿在解釋詞義時，若已有成說定論，就會博證詳述，如解「死而不弔」一詞，善卿引《禮記》說：「死而不弔者有三：畏、

⁸⁰ 同上註，頁317上19。

⁸¹ 參竺家寧，《聲韻學》，頁599–650。此外，感謝竺家寧老師2005學年度於中華佛學研究所教授「《一切經音義》研究」一課時，指導末學「吉嘹」為合音字，意即複聲母「kl」之音。

壓、溺」，此出處為《禮記·檀弓上第三》。⁸² 另外，「視聽無聲」一詞，善卿則引《老氏》釋其義為：「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文引用自《老子》第十四章。⁸³ 解「鑿壁」一詞時，善卿引筆記小說《西京雜記》云：匡衡，字雉圭，東陽人。好讀書，家貧無油燭，乃鑿鄰壁孔，映光讀書，位至丞相。⁸⁴

與佛教相關的詞語，如解「藏六」一詞，善卿摘引自《雜阿含》中，有一龜被叫「野干」的動物所得，因而藏其頭、尾和四肢不出，野干怒而捨去。故而，佛告諸比丘：「汝當如龜藏六，自藏六根，魔不得便。」⁸⁵ 這便是「藏六」一詞的意義。

另外，解「摩斯吒」一詞，善卿引《本行經》中有一大虬，其婦懷妊，思食獼猴心的故事來解釋。⁸⁶ 解「摩菟」一詞時，引《提婆菩薩釋楞伽經中外道小乘涅槃論》中「第九外道女人眷屬論師說」，解釋「摩菟」為摩醯首羅天所生八女子之一。⁸⁷ 解「夜

⁸²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8 下 17-19。其中「畏、壓、溺」，《禮記》原作「畏、厭、溺」，鄭玄注、孔穎達疏之曰：「死而不弔者有三：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厭，「行止危險之下」；溺，「不乘橋」。《禮記正義》，頁 192。

⁸³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8 上 5-6。

⁸⁴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7 上 4-5 和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二，頁 76-77。

⁸⁵ 《卍續藏》冊 64，頁 314 下 18-20 和《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頁 311 下 9-26。野干為獸名，慧琳《一切經音義》釋云：野干「色青黃如狗，羣行夜鳴聲如狼子。」《大正藏》冊 54，頁 486 下 18-19。

⁸⁶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9 中 18-下 6。此故事根據《佛本行集經》，《大正藏》冊 3，頁 798 中 5 起。「摩斯吒」一詞，依《翻譯名義集》所釋，或稱「麼迦吒」或「末迦吒」，為獼猴之意，為梵語 *makarta* 之音譯詞，因此，「摩斯吒」之「斯」字，明治十四年刊高楠順次郎氏藏本原作「期」，《大正藏》冊 54，頁 1089b1-2 和註 11。但是，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五山版《祖庭事苑》作「斯」。

⁸⁷ 《提婆菩薩釋楞伽經中外道小乘涅槃論》，《大正藏》冊 32，頁 157 中 9。

又說半偈」一詞時，引《涅槃經》中釋提桓因爲了試探佛陀前世作婆羅門時，求法的真誠，而化作夜叉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半偈的故事。⁸⁸

《祖庭事苑》與禪宗較相關的詞語，有如「曹溪」一詞，善卿引《寶林傳》說：「唐儀鳳（667–679）中，居人曹叔良施地六祖大師，居之地有雙峯、大溪。因曹侯之姓，曰曹溪。」⁸⁹《寶林傳》亦即《大唐韶州雙峰山曹侯溪寶林傳》，雖然經筆者查閱《寶林傳》的殘卷中並無善卿所記資料，但是筆者推測今現存《寶林傳》之卷首缺三紙，善卿所引之文句似爲開首介紹此典籍之文句，或許可能爲現今逸失之部分，此《祖庭事苑》存有《寶林傳》逸文的情況已爲日本學者所注意。⁹⁰

（五）引證

引證之功用，依徐時儀於《慧琳音義研究》所言，是輔助釋義，以書證或例句增添具體之內容。⁹¹善卿於《祖庭事苑》中，亦會引用古代典籍，證其所述，如「特石」一詞，善卿解釋爲「大石也」，就像大牛稱爲「特牛」，他舉《說文》曰：「特牛，牛父也，言其朴、特」來引證。⁹²又如「骼𩑦」一詞，善卿解釋說「枯骨曰骼」，「𩑦」則是「骨有肉也」，如〈月令〉說：「掩骼蕕𩑦。」〈月令〉爲《禮記》之篇名，〈月令〉云：「孟春之月，掩骼埋𩑦」，意

⁸⁸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冊 12，頁 450 上 12。

⁸⁹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4 下 3–5。

⁹⁰ 參田中良昭，《〈寶林傳〉譯注解題》，頁 9；椎名宏雄，《〈寶林傳〉逸文の研究》，《駒沢大学仏教学部論集》第 11 卷，頁 234–257。

⁹¹ 徐時儀，《慧琳音義研究》，頁 63。

⁹²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6 中 6–7。段玉裁注：「鉉本云：『朴、特，牛父也。』」見《說文解字注》篇 2 上 5，頁 51。

謂孟春爲收葬暴露於野外的屍骨之時。⁹³

與佛教相關的詞語，如解「皆是佛法」一詞時，善卿引《寶積》云：佛告「無邊莊嚴，如來常說一切法皆是佛法。以於諸法能善了知，名爲佛法，諸佛本性與佛法等，是故諸法皆是佛法」，此段經文引自《大寶積經第二無邊莊嚴會·無邊莊嚴會·無上陀羅尼品》。⁹⁴ 或「隔羅縠」一詞，善卿便摘引《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論菩薩智與如來智的差別來解，菩薩智就如明眼人猶隔著一層輕縠，來看衆色像。⁹⁵ 「輕縠」是輕細的綢，說明菩薩以其智慧觀衆色像，就如隔著輕細的綢，仍是與佛智有別的。

（六）案語

《祖庭事苑》中，善卿使用案語的情況，多爲提供他自己所見資料的差異訊息。善卿註解《雲門錄》使用案語時，有五次以「按」字表示，有二次以「按」字表示。⁹⁶ 如《雲門錄》一古本有一詞作「認認詛詛」，善卿注意到此詞於「天衣古本」中有別，便說：「按天衣古本作『恹恹惚惚』」。⁹⁷ 由於善卿所見之《雲門錄》古本和天衣古本，今皆已不存，因此《祖庭事苑》中善卿所提供的案語，是很珍貴之資料。

上述便是善卿花二十年功夫獵涉衆經，徧詢知識，所收集的校勘、語義、字音、典據和事緣的部分內容，如前所述，根據永

⁹³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6 上 13-14。

⁹⁴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6 中 8-10 和《大正藏》冊 11，頁 23 中 17-21。

⁹⁵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6 上 4-5 和《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大正藏》冊 36，頁 581 上 6-12。

⁹⁶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4 下和《卍續藏》冊 64，頁 317 下 21-22。

⁹⁷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7 下 21。《大正藏》版《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今作「認認詞詞地聚頭說葛藤。」《大正藏》冊 47，頁 552 上 21。

井的統計，僅以明確注記其引述出處典籍者而言，善卿就總共引用了 247 種外典和 85 種內典。⁹⁸ 善卿的用意在於杜絕不明其源流的學人，妄為臆說地自我詮釋釋教因緣和儒書事蹟，以致引人訕笑。《祖庭事苑》作序者法英讚之為「動有師法，皆可考據」，而今透過現代搜尋方式亦更進一步確認，善卿所引用輔助釋義之內外典書證，是真有其根據，很值得作為我們解讀《雲門匡真禪師廣錄》時參考的資料。

五、《祖庭事苑》對解讀《雲門錄》之輔助略探

近年來，在禪學的學術研究方面，有幾位西方學者以文獻研究的方法，把禪宗典籍當作其他佛教典籍一樣，從了解其編集的過程、版本情況和版本比對著手研究，進而發現了現今我們所見的禪宗祖師如馬祖（709–788）和洞山（807–869）的《語錄》內容，是由原本形成於不同時間的內容所匯集編訂而成的，學者 App 亦即是運用了《祖庭事苑》和其他禪宗典籍的內容，發現了今《大正藏》中之《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也是如此的情況。⁹⁹

另外，美國學者 John MacRae 主張，現代人之所以認為禪宗公案或機緣對話玄奧難解，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現代人不清楚禪宗典籍中所述，禪林詞語當時的背景與含意。¹⁰⁰ 因此，在閱讀禪

⁹⁸ 參其論文〈祖庭事苑の基礎的研究〉，頁 80。

⁹⁹ Mario Poceski, "Mazu yulu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han Records of Sayings," in *The Zen Canon*, pp. 53–79; William Powell, *The Record of Tung-shan*, pp. 3–8; Urs App, "Facets of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Chan Master Yunmen Wenyan (864–949)," p. 238, and "The Making of a Chan Record: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cord of Yunmen," 《禪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17 卷（雲門特集），pp. 1–90。

¹⁰⁰ John MacRae, *Seeing Through Zen: Encounter, Transformation, and Genealogy in Chinese Chan Buddhism*, pp. 75–76.

宗公案或機緣對話，在將其意義直接與開悟之經驗連結，而加以詮釋之前，我們是否應先嘗試將語錄中獨特的禪林詞語，先作基礎的研究以了解其蘊含的時代或地方意義。事實上，不僅是現代人，《祖庭事苑》成書於北宋時，便透露出一重要訊息，或許是因為時間、空間的間隔，或許是因為學人能力的差距，善卿亦已感到，宋時人閱讀唐代禪宗典籍之困難與障礙。因此，有《祖庭事苑》可以對輔助我們解讀《雲門錄》是很可幸的，但是，《祖庭事苑》亦其缺點和優點，這是我們在運用《祖庭事苑》時必須先認清的。

（一）運用《祖庭事苑》輔助解讀《雲門錄》之缺點

《祖庭事苑》對輔助解讀《雲門錄》有幾項缺點，首先，我們必須先和善卿一樣清楚，《祖庭事苑》的基本用途在於，是輔助解讀禪師之語錄或著作中特殊字句的典籍，學人若要體會語言文字之外的深意，必須靠自己努力。此外，由於善卿與其牒釋的典籍亦有時空之隔，再加上個人理解之差異，對《祖庭事苑》牒釋的內容，亦有禪師是不贊同的。

例如，根據柳田聖山所述，日本江戶時代的臨濟宗無著道忠（1653–1745），在其《盃雲靈雨》卷十二到卷十五的〈質正部〉中，¹⁰¹ 對《祖庭事苑》就有多處指正，如道忠非常不贊同善卿對「摩竭揜室」一條目之解釋，《祖庭事苑》之內容如下：¹⁰²

摩竭揜室

梵云：摩竭陀，此云文物國。揜室，言世尊禪定於普

¹⁰¹ 由於筆者無法讀到《盃雲靈雨》之原文，以下道忠對《祖庭事苑》之批評皆根據柳田聖山所說，參其〈無著道忠の學問〉，《禪學研究》第55卷，頁14–55。

¹⁰² 《卍續藏》冊64，頁314中15–18。

光法堂也。¹⁰³《西域記》云：¹⁰⁴昔如來於摩竭陀國初成正覺，梵王建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坐其上，於七日中思惟是事，義同揜室也。

上述條目中，善卿引《西域記》中的記載，佛陀初成道，於梵王所造七寶堂中，帝釋所建七寶座上，思維七日之事，意義同於「揜室」，來解釋「摩竭揜室」的原由。

而簡略敘述道忠反對上述內容之意見為：釋迦掩室於摩竭的典故，應出自《諸佛要集經》，佛遊於摩竭國時，四部弟子各往詣佛，雖欲聽經，但卻不能專精，厭所講法，釋尊見眾生懈怠相，便入石室隱不說法，令生難遭之想，道忠認為這才是「摩竭掩室」的正確由來。¹⁰⁵

有關此語典故，善卿與道忠之解釋皆各有所據，若依文字相似度而言，道忠之解似較相近。但是，於中國其他禪宗或其他佛教宗派典籍中，「摩竭掩室」一詞常與「毗耶杜詞」被連用，表「名言路絕」的情況時，善卿之解似又更符合禪宗典籍引用此詞之用意。¹⁰⁶此外，學者篠原壽雄亦指出，雖然道忠在其《盃雲靈雨》中對善卿批評極為嚴厲，道忠在其另一著作《禪林象器箋》

¹⁰³ 「摩竭陀」之梵語應為 *Magadha*，《梵和大辭典》，頁 983。揜室亦作掩室，如《景德傳燈錄》有「釋迦掩室」一詞，《大正藏》冊 51，頁 351 上 28。「普光法堂」一詞可見於東晉佛馱跋陀羅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中，經云：「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初始得佛普光法堂。」《大正藏》冊 9，頁 418 上 26-27。

¹⁰⁴ 《大唐西域記》第八和第九卷為〈摩竭陀國〉之記載，《大正藏》冊 51，頁 910 下 2 起。《大唐西域記》：「如來初成正覺，梵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日思惟。」《大正藏》冊 51，頁 916 下 8-9。

¹⁰⁵ 道忠對善卿之批評參柳田聖山，〈無著道忠の學問〉，頁 25-26。道忠所引之典故為《諸佛要集經》卷上，《大正藏》冊 17，頁 756 中 20 之後。

¹⁰⁶ 如見《嘉泰普燈錄》，《卍續藏》冊 79，頁 298 下 3 和宋本嵩述·琮湛註，《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大正藏》冊 45，頁 702 中 17。

中，卻又共引用了《祖庭事苑》60餘項的內容。¹⁰⁷ 因此，在使用《祖庭事苑》和其他參考資料時，學者需注意保持自己獨立的判斷。

再者，《祖庭事苑》註解《雲門錄》共有209條目，雖為數已不少，但是，仍舊有些詞語是《祖庭事苑》未註解的，尤其是今《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卷下〈勘辨〉的內容，或是，《祖庭事苑》中共有六處，善卿註明「未見所出」的。¹⁰⁸ 另外，《祖庭事苑》成書距今已約九百年，時空、語言之差異，造成《祖庭事苑》本身亦是我們所需要研讀的對象了，這亦是筆者完整研究計畫資料篇與研究篇將會繼續發展之內容。

（二）運用《祖庭事苑》輔助解讀《雲門錄》之優點

現代學者如果能將《祖庭事苑》之資料作整理，對於《雲門錄》之解讀會有莫大之幫助，首先，修訂《雲門錄》的訛誤是善卿最主要的工作，因此，便可將其校勘之結果應用到現今《大正藏》版《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中，如《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中有：「師云：『屎上加尖。』」一句，善卿就說這句話的「屎上」二字，應當改作「矢上」，意思是「尖上加尖」，他並語帶埋怨的說：「今用屎尿字，甚無謂也！」宋版、明版之《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就作「矢上加尖」。¹⁰⁹

再者，譬如有些古文的表達方式，對現代人是不清楚的，但

¹⁰⁷ 參其〈無著道忠の學問について〉，《宗學研究》第2卷，1960年，頁141-152。

¹⁰⁸ 如《祖庭事苑》，《卍續藏》冊64，頁322上15。

¹⁰⁹ 《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大正藏》冊47，頁557上11-12和《祖庭事苑》，《卍續藏》冊64，頁321中20-21，註2。本文所使用之宋版《雲門匡真禪師廣錄》為國家圖書館善本書藏中，收於《古尊宿語錄》中的《雲門匡真禪師廣錄》，此善本為宋咸淳三年丁卯（1267）明州府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刊本。

是對宋朝人卻也可能是一樣陌生的，如《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中記雲門上堂說：每個眾生與祖佛無別，可是卻信根淺薄，各個生出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屈。不自信是佛，卻將老和尚開口說的話，「便好把特石驀口塞」。這句話裡「特石」的意思，善卿於《祖庭事苑》就解釋了「特石，大石也」，並且引《說文》來證其義。因此，雲門的意思是說眾生不自信是佛，卻把老和尚開口說的話，當大石往嘴裡塞。¹¹⁰

另外，《雲門匡真禪師廣錄》用了一些當時的地方方言，我們亦可仰賴善卿的博學多聞來輔助理解，如《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云：「古人道：『會即途中受用，不會即世諦流布。』完鬪道將一句來。」¹¹¹ 這句中「完鬪」一詞，是我們現代人不明白的詞，善卿所見《雲門錄》作「𪗇鬪」，並於《祖庭事苑》解釋說：「𪗇鬪，上音丸，小麥麴也，此乃稱『完全』之方言」。¹¹² 亦即這是禪師常用的一種接引學人的方法，禪師會舉一段古人所說的話，然後要求學人接著說出自己的體會，這句話經由善卿的解釋，就比較清楚是類似雲門要求學人完全說個清楚明白的意思。

最後，《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中也用了佛教或禪宗之典故，必須藉由善卿的解釋，我們才比較有入手處，如《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中說：「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善卿說此句典故來自《古清涼傳》中大隋昭果寺解脫禪師的傳記，解脫從文殊示心印之後，就謙卑自牧，專精侍眾。後來，文殊親自再來試驗他時，解脫正忙著一大早為大眾煮粥。因此當文殊忽見於前時，解脫完全視其

¹¹⁰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6 中 6-7 和《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大正藏》冊 47，頁 546 下 6-11。

¹¹¹ 《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大正藏》冊 47，頁 567 上 28-29 和《天聖廣燈錄》，《卍續藏》冊 78，頁 510 上 22。

¹¹²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20 下 2-3。

不顧。文殊就發出聲提示說：「吾是文殊！吾是文殊！」解脫便應聲曰：「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¹¹³ 經善卿解釋後，我們便可更進一步去試圖了解《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中用此典故的含意了。

六、結語

《祖庭事苑》是睦庵善卿費時二十載所成的著述，他收集諸家禪錄的古本，校勘諸本文字的差異，以求諸家禪錄文本文句的正確；進一步地，為免學人私自臆說釋教因緣和儒書事蹟，以致遭有識人士取笑謾罵，故而「獵涉眾經，徧詢知識」以編錄事緣；最後，善卿更高的企盼是，他明知編集《祖庭事苑》是「深違達摩西來傳心之意」，但卻期望在做到所閱讀的文句和典故事緣是正確的之後，明通學人能「推一而適萬，會事以歸真」，或「立意於語言文字之外」。¹¹⁴

從中國禪宗典籍的發展來看，以《祖庭事苑》開版於大觀八年（1108）而言，《祖庭事苑》稍早於圓悟克勤（1063–1135）將雪竇百則復加垂示、評唱和著語而於宣和七年（1125）完成的《碧巖錄》，但是兩者相同的命運是一被毀。據紹興二十四年（1154）玉津比丘紫雲的《祖庭事苑·後序》所述：「睦庵道人集《祖庭事苑》刊行於世，于茲有年，或謂前輩以訾訾後進，嘗毀之。」¹¹⁵ 而建炎年間（1127–1130），克勤之門人大慧宗杲（1089–1163）亦因「救焚拯溺之心」而焚毀《碧巖錄》。這二典籍在作者與毀

¹¹³ 《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大正藏》冊 47，頁 565 上 23–24，《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20 上 5–9 和《古清涼傳》，《大正藏》冊 51，頁 1096 上 15–20。

¹¹⁴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13 上 16–中 5。

¹¹⁵ 同上註，頁 434 中 15–16。

者之間，各有其理由與立場，突顯出宋朝學禪者面對禪宗語錄需要輔助閱讀的需求，與宗師們顧忌參學者「於言句中作奇特想」與「不能見月亡指，於言句悟入」的衝突。¹¹⁶

但是，《祖庭事苑》與《碧巖錄》的內容是實屬不同範疇的，《祖庭事苑》的內容是設定在對於語錄中禪林語句，以有特定意指對象的範疇來牒釋，如禪師引用《華嚴經》中之專有名詞，則即有其特定意指的華嚴內容；《碧巖錄》等評唱公案之作的內容，則是試圖啓發學人開悟之經驗或闡揚究竟義。¹¹⁷

因此，儘管《祖庭事苑》對輔助解讀其所註解的語錄或文獻仍有幾項缺點，《祖庭事苑》仍舊是目前能輔助我們解讀和最接近其所註解的語錄或文獻成書年代的典籍。本論文將《祖庭事苑》的條目以詞目、正形、注音、釋義、引證和案語分析其釋文體例的成果，筆者除了期望會對禪宗文獻和思想之研究有所貢獻以外，也期望能夠提供從事宋代語言文字或文化現象等研究之學者新的研究材料。

¹¹⁶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大正藏》48，頁139下22-23、《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47，頁895中12-13；鄧克銘，〈大慧宗杲禪師禪法之特色〉，《中華佛學學報》第1期，頁284。

¹¹⁷ 筆者此禪林語句二範疇之分別是受學者Dale Wright之啟發，但Dale Wright所談之二範疇有別於本文之論點，參其論文“Kōan History: Transformative Language in Chinese Buddhist Thought,” in *The Kōan : Texts and Contexts in Zen Buddhism*, pp. 206-207。

引用書目

1.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大正藏》冊 12。
2. 後魏·菩提流支譯，《提婆菩薩釋楞伽經中外道小乘涅槃論》，《大正藏》冊 32。
3. 隋·智顓，《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冊 33。
4.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大正藏》冊 36。
5. 宋·守堅集，《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大正藏》冊 47。
6. 宋·圓悟克勤，《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大正藏》冊 48。
7. 元·德輝重編，《敕修百丈清規》，《大正藏》冊 48。
8. 宋·志磐，《佛祖統紀》，《大正藏》冊 49。
9. 唐·玄奘述、辯機撰，《大唐西域記》，《大正藏》冊 51。
10. 宋·道原，《景德傳燈錄》，《大正藏》冊 51。
11.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大正藏》冊 54。
12. 宋·法雲編，《翻譯名義集》，《大正藏》冊 54。
13. 宋·李遵勗編，《天聖廣燈錄》，《卍續藏》冊 78。
14. 宋·惟白集，《建中靖國續燈錄》，《卍續藏》冊 78。
15. 宋·正受編，《嘉泰普燈錄》，《卍續藏》冊 79。
16. 宋·善卿，《祖庭事苑》。
 - a.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五山版。
 - b. 日本京都大學附屬電子圖書館所藏寬永活字版，見網頁 <http://ddb.libnet.kulib.kyoto-u.ac.jp/exhibit/t022/t022cont.html>, 4.11.2006.
 - c. 《卍續藏》冊 64，第 1261 號和 CBETA 版。
 - d. 《佛光大藏經·禪藏·雜集部》。高雄縣：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1994。

17. 金·志明，《禪苑蒙求瑤林》，《卍續藏》冊 87。
18. 日僧·無著道忠，《禪林象器箋》，收於藍吉富主編《現代佛學大系》6。臺北：彌勒出版社，1982。
19. 清·王念孫，《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
20. 清·王念孫疏證，《廣博疏證》。臺北：廣文書局，1991。
21. 李學勤主編，《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22. 晉·葛洪，《西京雜記》。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1997。
23. 脫脫（元）等修，《宋史》，《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24. 川瀨一馬，《日本出版文化史》。京都：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1983。
25. 川瀨一馬，《增補古活字版之研究》。東京：Antiquari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of Japan, 1967。
26. 田中良昭，《〈寶林傳〉譯注解題》。東京：內山書店，2003。
27. 地球出版社編，《中國篆刻大字典》。臺北：地球出版社，1995。
28. 永井政之，〈祖庭事苑の基礎的研究〉，《駒沢大学仏教学部論集》4，1973，頁 76–93。
29. 伊吹敦，《禪の歴史》。京都：法藏館，2001。
30. 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北京：中華書局，1999。
31. 竺家寧，《聲韻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 二版十一刷；1991 初版一刷。
32. 竺家寧，〈佛經語言中「這」字的音義問題〉，發表於「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十一屆年會（IACL-11）」，日本名古屋，愛知縣立大學（2002 年 8 月 20–22 日）。
33. 柳田聖山，〈無著道忠の學問〉，《禪學研究》第 55 卷，1966，頁 14–55。

34. 徐時儀，《玄應〈眾經音義〉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
35. 徐時儀，《慧琳音義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7。
36. 姚永銘，《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37. 陳先行，《古籍善本》。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4。
38. 陳新維、竺家寧編，《語言學辭典》（增訂版）。臺北：三民書局，2005。
39. 椎名宏雄，〈《宝林伝》逸文の研究〉，《駒沢大学仏教学部論集》11，1980，頁234-257。
40. 馮學成，《雲門宗史話》。四川：成都文殊院，2001。
41. 荻原雲來編，《梵和大辭典》（新裝版）。東京：株式會社講談社，1987（第三刷）。
42. 黃啓江，〈雲門宗與北宋叢林之發展〉，《北宋佛教史論稿》。臺北：商務印書館，1997。
43. 新村出編，《広辞苑》。東京：岩波書店，1991（第四版）。
44. 鄧克銘，〈大慧宗杲禪師禪法之特色〉，《中華佛學學報》第1期，1987，頁281-293。
45. 鈴木哲雄，《浙江江西禪宗史蹟訪錄》。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97。
46. 駒澤大學圖書館編，《新纂禪籍目錄》。東京：駒澤大學圖書館，1962。
47.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
48. 嚴紹盪，《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49. App, Urs Erwin. "Facets of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Chan Master Yunmen Wenyan (864-949)." Ph.D. dissertation for Temple

- University, 1989.
50. App, Urs Erwin. “The Making of a Chan Record: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cord of Yunmen.” 《禪文化研究所紀要》17 (雲門特集), 1987, pp. 1–90.
 51. McRae, John. *Seeing Through Zen: Encounter, Transformation, and Genealogy in Chinese Chan Buddhis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52. Poceski, Mario. “Mazu yulu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han Records of Sayings,” in *The Zen Canon*. Edited by Steven Heine and Dale S. Wri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53. Powell, William. “The Record of Tung-shan: An Analysis of Pedagogic Style in Ch’an Buddhism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f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2.
 54. Wright, Dale. “History of Koan,” in *Koan: Texts and Contexts in Zen Buddh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55. 中央研究院「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網頁：
<http://ccts.sinica.edu.tw/searches.php?lang=zh-tw>, 4.10.2006